



# 金色

的

# 岁月

JINSEDESUIYUE

何青花 著

4

民族出版社

何青花 著

K892.324

2

# 金色的岁月

JIN SE DE SUI YUE



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色的岁月 / 何青花著. —北京: 民族出版社,  
2006. 9

ISBN 7-105-07739-5

I. 金... II. 何... III. 鄂伦春族—少数民族风俗  
习惯—简介 IV. K892.3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09203 号

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: 安平平

出版发行: 民族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安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

邮 编: 100013

网 址: <http://www.e56.com.cn>

电 话: 010-64228001 (编辑室)

010-64211734 (发行部)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制 版: 北京精制轩彩色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: 潮河印业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 / 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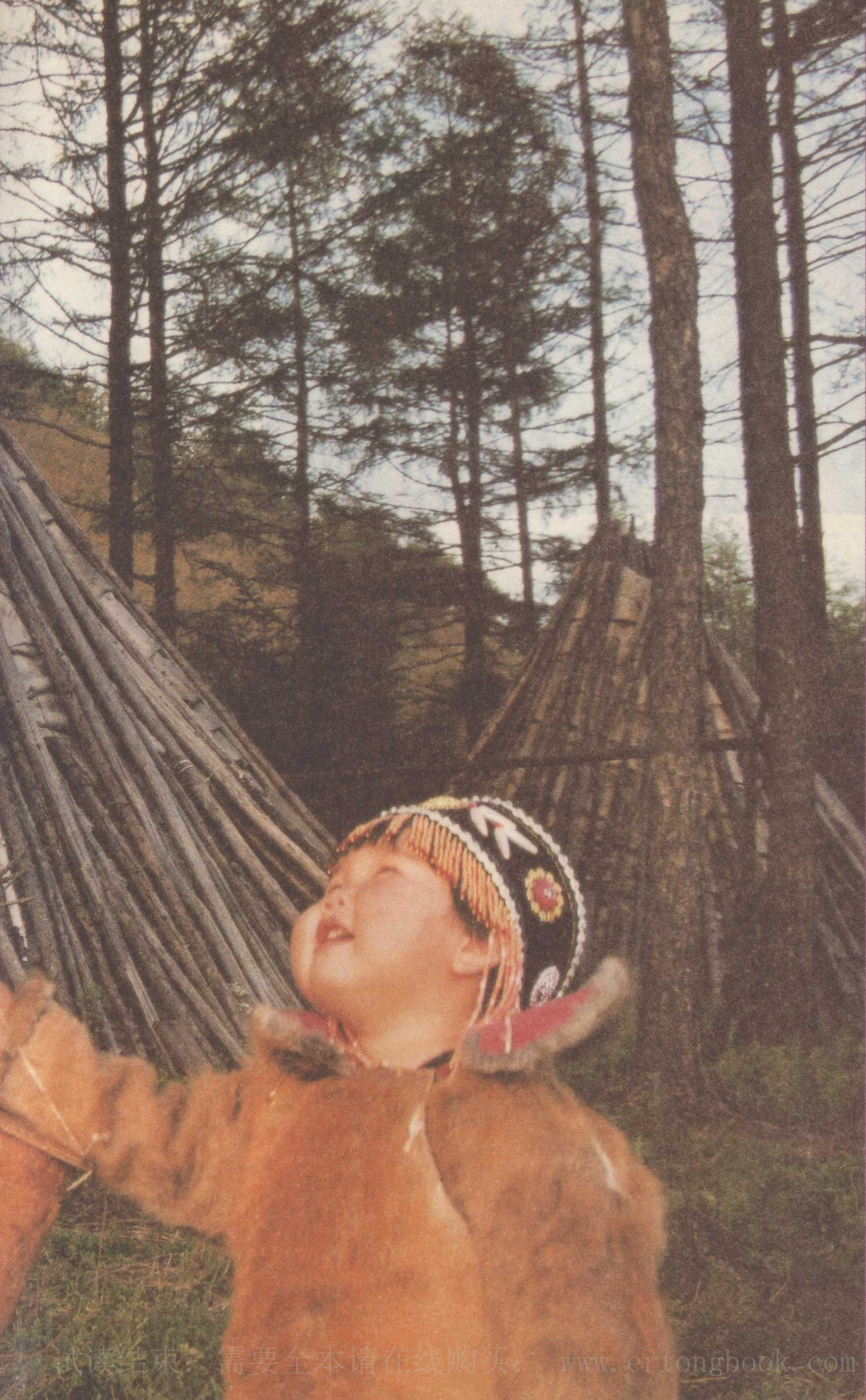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5

字 数: 40 千

印 数: 0001 - 1500 册

定 价: 35.00 元







## 关于何青花

这是一位优秀的鄂伦春族妇女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的一批鄂伦春族妇女干部之一，她对自己的民族充满了深挚的爱。童年的山村狩猎生活培养了她的智慧和勇敢；富饶美丽的大森林给了她宽厚仁爱的胸襟。她8岁就开始狩猎，熟知各种鸟兽的生活习性，也锻炼了她与大自然勇敢面对的生存能力。她生活在大山林，她热爱大山林，她同大山林亲如手足，她是鄂伦春人的女儿，也是辽阔大山林的女儿。

何青花1936年2月出生在大兴安岭一个猎民家庭，父辈的经历孕育了她天生的品质。勇敢、顽强、勤劳、智慧、博爱、宽厚，这一切伴随她一生。她

20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从事过医院药剂室的工作，当过旗里的妇联干事、乡里的妇联主任、鄂伦春旗民政局第一副局长、残联理事长、转业军人安置办主任。这些不同的工作岗位不仅锻炼了她的工作能力，也开发了她新的工作领域和丰富的思想。前几年，她出版了《金色的森林》，作为责编，我曾被她无穷的智慧和吸引力所吸引。几年后，她又编写了这本《金色的岁月》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鄂伦春民族丰富而多彩的山林生活的写照。

这里讲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故事，这是一个民族的生态文化、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过程。

让我们循着她的娓娓讲述，去感受一种贴近自然的生活，去聆听一种大自然的声音；去和作者一起，重温“金色的岁月”……

安平平

2006年8月



# 献给守望者

XIANGGEISHOUWANGZHE

不知道是兴安岭幸运地拥有了鄂伦春人，还是鄂伦春人幸运地拥有了兴安岭。的确，她们共同完美了一段狩猎文化的历史。

鄂伦春族狩猎文化正在面临迅速消失或完全消失的可能，这是所有鄂伦春人的心痛。望着青花姨期待的眼神，我流泪了，是因为她对民族文化朝圣般的情感，是因为她带着病艰难地写着，是因为她20年来一直在写，我欣然从命为她的新作写“序”。

我没有写过“序”，知道这是很荣幸的事。为青花姨写“序”，我想如果能写出她的精神，那将是我希望做到的。她的执著，她的努力，她的坚持不就是鄂伦春人的精神吗？

本书记录的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田野个案。过去有许多学者作过鄂伦春族狩猎文化的田野调查，几本被广泛使用的文本成为经典。但有些遗憾的是，概括整理的结果缺少了每案的个性。请允许我的不恭。如搬迁，已有的记录中说“乌力楞”一年仅搬几次，但青花姨儿时的“乌力楞”就常常搬。最短的一次大概十天就又搬家了。不停地迁移，一方面是寻找可猎的野兽，一方面寻找马匹能吃饱的草场；一方面由于与“谳达”的相约，一方面由于要参加其他“乌力楞”的婚丧嫁娶，一方面是由于几年一次的萨满春祭“奥米纳仁”。本书中提到的搬迁是甘河流域一个“乌力楞”的典型个案。

青花姨在书中记下父亲的一句话：“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没有超越它的理由。”在鄂伦春人的狩猎生活中，兴安岭已经成为她们生命的一部分。鄂伦春人谈起种种飞禽走兽时充满了感情，既猎捕它为自己充饥，又因最熟悉它而对它有着亲情般的感受。青花姨讲述的各种动物是她的朋友，也是鄂伦春人对动物的知识。兴安岭的一草一木是鄂伦春人最为熟悉的，是这些草木给鄂伦春人带来了另一个生存保障。花草树木是猎人的蔬菜瓜果，也是猎人防病治病的药材，猎人的艺术灵感更来自于它，这些生机勃勃的





动物植物寄托着鄂伦春人的热爱和尊敬。

猎人的生活离不开猎马、猎狗，它们是猎人家庭的成员。如有来客也必然把它们介绍给友人。它们是鄂伦春人的伙伴，都有主人如待儿女般而命名的名字。

山林生活简单而有趣。儿时的游戏很多。童年的记忆每每使青花姨笑意满面，在她的讲述中不时冒出“可有意思了”的形容。我们知道那时哪有游乐场、迪斯尼呀，鄂伦春族狩猎生活中的童年是在林子里捉迷藏，下河捉鱼，游泳，采集野菜野果，滑爬犁，玩“阿育汗”（孢子的嘎拉哈）和弓箭等，这足以使她们度过一个快乐而冒险的童年。

在鄂伦春人的记忆中，山林中有取之不尽的宝藏，这使他们对万物充满了敬意。他们遵从的大自然的法则，培养了鄂伦春人豁达、乐观、安详的个性，也培育了猎人勇敢、果断、积极的品格。

萨满教信仰是鄂伦春人热爱自然、尊敬自然、感恩自然的典型表现，是鄂伦春族狩猎文化重要的一部分。

美丽富饶的兴安岭，自由安详的鄂伦春人，在近代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掠夺，在青花姨的童年里留下了惊恐的印记。

听别的老人讲，青花姨有一位目光如鹰的父亲，他坚定、理性、干练，是公认的好猎手。父亲的一句话使青花姨终身受益——“要学会自己帮助自己，要有独立面对一切的勇气”。

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灵魂，一半在文化里，一半在生活中。鄂伦春族的生活是穿越了时空而保留完整的狩猎文化。青花姨抚着刚刚搁笔的文稿说：“是山林给了我无穷的力量！”

这位虔诚的守望者，还在写。



白兰

2006年8月2日



上个世纪初，在原始的大兴安岭深山密林中并没有其他民族生活，只有被世人称为“北山野人”的鄂伦春民族和鄂温克民族游猎其中。那时的鄂伦春族还没有进入人类经济社会，是大自然生物链条的一节，穿着兽皮衣裳，住在简陋的“斜仁柱”里，主要以狩猎为主，辅以采集野菜、野果为生。我就出生在这样的部族里，当我们民族下山定居时我14岁，山中树木的年轮里，有我童年的欢乐、痛苦以及成长的历程。

——作者



一个民族不管创造多么灿烂的文明，倘若不被后人珍视，甚至被忘却，便等于无。

冯骥才



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  
森林里面住着勇敢的鄂伦春……

## 目 录

- |   |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|----|
| 1 | 游猎生活  | 1  |
|   | 独自的迁徙 | 2  |
|   | 童年的玩伴 | 18 |
|   | 恐怖的毒蛇 | 21 |
| 2 | 萨满神舞  | 27 |
| 3 | 自杀的仓鼠 | 47 |
|   | 后 记   | 64 |

# 游猎生活

# 1



# 游猎生活



## 独自的迁徙



盛夏的原始森林，有大雾、有群山、有古树、有沼泽、有绿水、有花香，有相生相克的万物生灵。整个兴安岭缤纷五彩、气象万千、神秘莫测。身临其境，心中立即产生敬畏之心。几百年的擎天巨树随处可见，针阔混交的树木各具形态，有三四人伸臂合围的山杨树、黑桦树，有高耸入云像箭一样插向天空的落叶松，成片的白桦林生长在洼地沟塘边，无大树处则灌木重重，密不透风。草甸中蒿草连天，河流纵横，万泉喷涌。

我骑着一匹青马，身穿红色翻毛的狍皮“阿西苏恩”（鄂伦春语“女皮袍”），头戴狍角帽，脚蹬“其哈密”（鄂伦春语“皮靴”）。背着“别力弹克”枪，腰上跨着猎刀、熊皮子弹袋，马鞍的后边插着桦木的“勃火托”（鄂伦春语“火种”），旁边用皮绳拴着斧子，后边连着一匹驮马（专用驮东西的马）。我的装束和男孩子差不多，在族人的习惯中，出猎时女孩应该像男孩子一样。

那是1943年7月。那时，我和父亲出猎已经两天了，一无所获。最近发现了狍子的踪迹，当时，父亲让我收拾东西，将宿营地迁到他撵狍子方向的下一站，他独自去打狍子。在狩猎活动中，猎人选择宿营地有自己的习惯性标准，只要是相对地势平坦，有水源，处理猎物方便，有马匹可食用的牧草，朝阳背风的地带即可。

林中闷热，使人透不过气来，汗不停地淌过面颊。布



谷鸟时远时近不停地叫着，“布谷，布谷”的啼声，悠长而有韵律，但依然打不破林中凝固了的空气。

我嘴中不停念叨着“白那恰、白那恰”（鄂伦春语“山神”）。

“白那恰”让我心境平和。

在现今的阿里河、甘河汇合处后面向东延伸，有一处叫齐奇岭的山林，林中曾有一棵高耸入云



的松树，父亲在其上用斧子刻画了附近十几里范围内最大的“白那恰”神像。许多族人在打猎经过那里时，都习惯下马拜祭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他不是把神像刻在树上，而是刻在我的心上。那慈祥的“白那恰”，统御着莽莽山林的一切，包括飞禽走兽、花草树木，人的吉凶祸福。

父亲给了我无穷的自信与力量。

山林中没有路，只能按大致的方向沿着山脚林木稀疏的地带走。山中雾大露浓，远看似雨，似雾，似烟。走在林中，总有硕大的露珠在枝头上等着砸向你露在外面的肌肤。只有到达山脊迎风的空处，才能进行方向的辨



别和瞭望。

对于一个年仅8岁的女孩来说，穿过阴森而又密集原始丛林，趟过不知深浅的河流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担心与恐惧是自然的。但是，对于生活在森林中的族人来说，已经习惯了这种探险猎奇的生活，可能这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森林文化的内涵吧？面对祖辈口授心传的自然观，我们对森林怀着深深的热爱，并由此产生了克服艰难险阻的勇敢精神。“白那恰”的法力和萨满叮咛的祝福，让我感觉森林并不可怕。林中厚厚的落叶下有坑、有动物遗弃的洞，还有横七竖八的倒木。最让我牵挂的还是驮马身上的东西，有狍皮被褥，装在犴皮口袋里的吊锅和一点肉干、盐、小米。零零碎碎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显得很多，这些东西不时被树枝刮得左右歪斜，不时向前窜到马脖子上。假如这些东西掉下来我是无法放到马背上的。我不得不走一会儿，便停下来整理一下驮马身上的东西。

虽然习惯林中的生活，但独自搬迁还是令我紧张害怕。每一滴冰凉的露珠落到脖子里都让我想到蛇的可怕，我下意识地警惕着周围的一切。真应该将自己的“西日嘎”带上，“西日嘎”是我驯养的猎狗。

狗在族人的游猎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它既是重要的狩猎工具，又是猎人必不可少的保护神和好朋友。在狩猎工具不十分先进的年代，遇到负伤后反扑的野兽是经常的事，如果没有猎犬的援助，猎人就会措手不及，遭到伤害以至有生命危险。而且，不是每次出猎都有收获，



猎人只能靠猎犬捕捉许多小猎物来维持生计。猎犬嗅觉和听觉都非常灵敏，无论是寻找猎物还是跟踪追击都能出色地完成任



务。猎人在出猎时走到哪里，天黑就露宿在哪里。深山野岭，只要猎犬守候在身旁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睡觉。一有动静，猎犬就会吠叫，主人就会及时醒来做好防卫准备，不受野兽意外的伤害。

初级阶段的驯狗是我们这些孩子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我们通过抛接食物、寻找东西、咬抓指定部位等训练猎犬的基本技能。同时，它们也是我们的主要玩伴，更重要的是，猎犬是我们的保镖，有它们在身边，我们就可以尽情地放心玩耍。

我的“西日嘎”就是在一次救护我的过程中，被狼咬透了气管死掉的，它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
有一次，散放在草甸子的枣红马绊绳开了，跑到了远处。我去寻找，遇到了一只瘦骨嶙峋的老狼。它先是不远不近地跟着我，我知道它在寻找下手的机会，于是我一会儿走一会儿大喊大叫，或者掷石头或用木棍敲打树干，用尽一切办法想吓走它。也许它已经饿极了，也许它看透了我没有伤害它的力量，依旧坚持着。我的心跳越来越快，